

湖

南

师

集

选

三

范

大

学

校

何狼顿

# 三棵树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湖南师范大学  
校友文学作品集  
自选集

# 三棵树

# 三棵树

何 顿 著  
责任编辑 贺 雄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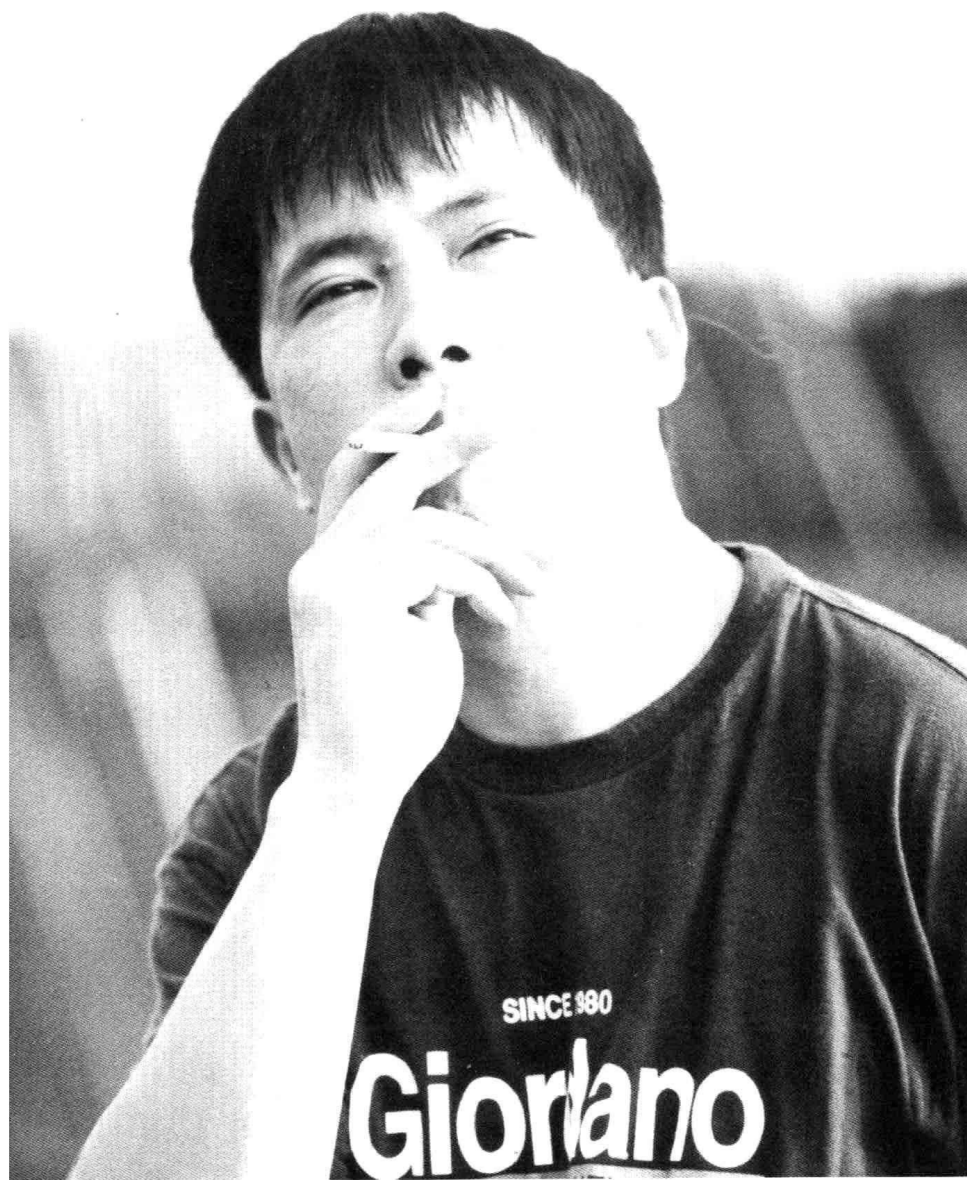
850×1168 32开 15.5印张 358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册

ISBN7—81031—670—2/1·059

定价：18.6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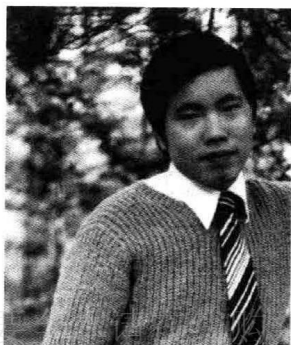
何顿

曹念文摄

生活无罪

何顿

学生时代的何顿



那年的月一个卷

掌剑的剪首，大表叔如

一条饿坏了的大灰狼，一瘸一拐地进了巷，  
手里攥着一个蓝布兜，一脸瓮里瓮的。

何顿手迹

时爷坐在厨房的灶旁吸烟；叔像霜打的  
草蔫蔫地缩在灶前拌鸡食；婶洗着碗。“舅

。”大表叔同狼一样子着背走了进来，眼圈红  
地瞪着爷，清鼻涕挂在人中上。那时爷  
在家里掌管一切，一家人都怕他怕得厉害。

扫一眼满脸土色的大表叔，“你先坐下呷碗  
再说话。”爷冲婶说，“给他装碗饭。”婶

端了一大碗饭，又把碗柜里的剩菜端给了大表  
叔。大表叔那两只瘦瘦的鸡爪接过碗就坐到门

上大嚼起来，那叫化子般一脸猥琐的形容令  
人格外生厌。“吃饭要有个相。”爷虎着脸说，

“吃点去吃”大表叔脸红

# 序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张楚廷

在 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仍满怀民族希望思索着民族未来。湖南师范大学的前身——国立师范学院就是在民族存亡万分紧急之时毅然肩负起民族重任而于 1938 年诞生的。湖南师范大学为民族解放而生，为民族振兴而长，至今，湖南师范大学已经度过了六十年不平凡的岁月。

六十年来，湖南师范大学为国家、为社会培养的各类人才已达十万之众。当我们迎来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最能引起学校自豪的莫过于从这里走出的千千万万优秀人才，如今他们被称为校友。

今年十月我们将以种种方式来纪念学校的六十华诞。出版一套校友中著述甚丰、影响颇大的知名作家的作品便是其中之一。限于时间和精力，我们拟首先出版在新时期卓有成就的小说家的选集。这

一设想很快得到韩少功、何立伟、钟铁夫、何顿、姜贻斌等校友的有力支持，他们精选了自己的佳作，无偿地提供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此表示他们对母校的深情厚意。不仅学校出版社，在校的全体师生都非常感谢他们对母校的竭诚奉献。

这套小说集仅是一个象征，一个代表。在我们十万校友之中有大量优秀的人民教师，杰出的教授和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画家、企业家，有已成为国家栋梁的大批公务员。一所学校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她所培养的人才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多大的贡献，这套小说集是象征、是代表，代表了广大校友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将努力出版更多出自我们校友之手的教育著作集、学术著作集、文学作品集、艺术作品集……

校友的成就是对在校师生的最大鼓励，在他们成就的鼓励下，我们有信心在新的世纪书写湖南师范大学更加灿烂辉煌的历史！

1998年8月



## 为天下谷

我最近读了老子的书，也就想写点读书谈。其实读书只能靠悟，一谈就走味了。你可以悟出书本里的精华。但你一旦将感受变成文字，就流于表皮了。不过人是生活在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对外——流于表面：工作、交往、应酬及书写；另一个层面是对内，面对自我，看书学习，接受新生事物，自省和反思。我现在就站在第一个层面，站在表面上说话。我是随手写下为天下谷这几个字的，说随手写下也不对，还是想了想才写下的，不过只是写得轻率而已。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谁说的？老子也。

我觉得守其辱这几个字好。

荣与辱，正好是事物的两个面。任何事物发展下去就会有两个极端。极端是事物的尽头，当你走到尽头，你不是掉下去就会转身打倒。事情往往都是如此。当你站在十字路口时，你在自觉与不自觉地选择一条路，你选择了一条路，你走下去，你狂跑，但忽然有一天你会想你是不是走错了。大脑会给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每个人都有内省和反思的时候，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反思你做的一切；当你只身在林荫道上散步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然为自己的得意而感到内疚。因为你的得意对他人就是一种伤害。幸福总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从来就是这样。但是幸福不会长久，没有长久的幸

福。它的对手——那个忠实得可怕的敌人——痛苦——总是追随着它，从来就没离开过它的左右。当你很幸福时，痛苦就离你不远了。事物的反面总会找上你。在你高兴时，会有让你不高兴的东西在你前面等着你。它已经等候多时了，它早就有情绪了。你才来？它会对你非常不满意地生气道：你怎么才来？你以为你是谁？

这个时候，一个聪明人就应该为天下谷。因为，我们或多或少的知道，即使是没有生命的神也会遭到人的反对，何况人自己！

老子在其《道德经》的第二十四章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我觉得雄与雌、荣与辱就是这么一种辩证关系。

婴儿没有欲望，没有野心，她只是一种生命的本体存在。这种存在就是道。

荣誉是流动的，荣誉从不停留。她来了，突然而至。她去了，你也别想挽留。比如世界杯，比如这样那样的冠军，她从不栖息在一个人的头上。她来了，事先也没有预兆。她去了，也是不辞而别。所以，为天下谷好啊。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谷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谷理解成稻谷的谷，那肯定是错误的。为天下谷，乃山谷也。一个可以容溪流和泥石流流淌的谷。谷是活的，是一种自然存在。守其辱才能为天下谷。一个人面对侮辱比面对荣誉想必深刻得多。而我们面对荣誉的时候肯定是很少的。荣誉只有一个，而非荣誉的事情却很多。一个人面对荣誉就好像我们面对太阳，能感觉到它的颜色，感觉到光芒的热量。那是面对表面的东西。那是湖中的浮萍，空中的云朵。然而面对侮辱和谩骂（这样

的时候往往很多)，就好像你面对大山，面对芒刺，这要来得深刻得多。直捣你的心脏，伤害你，激怒你。如果你能做到为天下谷，能容忍泥沙和污水从你身上流过，那么谁又能激怒你或伤害你呢？你是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一个知足且朴素的人是从不奢望的。他总是处在欲望的最低点，他从不要求！他活着就是活着。他做事就是做事。他从不希望获得什么。他看天是天，看云是云。这样的人，你伤害不了他。

我觉得一个好作家，他应该为天下谷。他包容。他接受。他写作……

**何顿**

## 目 录

三棵树 .....	( 1 )
面包会有的 .....	( 78 )
不谈艺术.....	( 174 )
自我 无我.....	( 264 )
错过的游戏.....	( 345 )
美容美发.....	( 413 )

## 三棵树

### 1

爷爷睡的棺材相当大，外围有二米四长一米二宽。这是副世人罕见的棺木，乌亮亮的，两边都是三寸宽的樟木，两头均二十公分厚，比起人家那薄木板棺材，爷爷躺进去时好像脸上有光。爷爷生前很踏实地对一些人说：“睡在里面可以对得住自己。”说毕，爷爷那皱纹交错的宽脸上有一股得意，两团浓密的白眉毛都跳了起来，如两条百足虫爬动。

爷爷的棺材是六二年做的，那年爷爷满六十岁。从那年秋天开始，爷爷每隔一年就要亲自油漆一次。这副黑亮亮的钢铁般的棺材把十六名壮汉累得死去活来，把婴儿时吃奶的劲全用上了。因为棺材太重，每走一段路就得放下来喘一口气，换一换肩，接着又一声吼，扛起来，艰难困苦地朝前走着。坟山距小镇三里路远，要拐两个旁边杂草丛生的弯弯的山道，再绕着鱼场走半个圈才是荒草萋萋碑石林立的坟山。这是黄家镇镇政府指定埋死人的地方。墓穴当然是个很大的坑，叔叔请五个农民挖了两天才挖成这么大的一个深坑。位置在坟山的北坡下，几株野板栗树旁。棺材抬到墓穴时，十六个壮汉只剩了出气，一个个七歪八倒的坐在地上，痛苦不

堪地瞪着蓝天白云或对面山上的橘树林。这是五月一个橘花香飞来飘去的日子，太阳带那么一点绿味。“老子长这么大还从没受过这样的活罪！”叔叔将烟撒到他们手上时，有的壮汉冲着叔叔叫骂道，“日他娘，老子被你搞伤了。”叔叔一副很谦和的形容笑笑说：“对不起，实在没办法，我自己都累醉了。”“你这杂种累什么？”一壮汉说，“老子回去起码要呸六副伤药！日他娘，一身疼。”骂归骂，做还得做，总不能让黑棺材露宿坟山。当这帮壮汉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龇牙咧嘴地把棺材放进深坑里，然后晕晕乎乎地坐在地上，狗一般吐着粗气并瞪着左近的树木歇气时，娣驰站在墓穴旁，叉着腰，一脸讥诮的神色冲着黑棺材说：“你可以睡大觉了。”

娣驰对爷爷的死是绝无伤感可言的，这在昨天办“白喜事”上人人都看得明白。她老人家未免太自在了，一双筷子指指这个点点那个，喊这个吃菜喊那个吃菜，自己尽拣好菜吃，胃口好得让人人都觉得她有毛病。娣驰没有毛病，有的只是恨，因为她做少女的时候那片像荷叶一样碧绿的痴情是寄予在另外一个小伙子身上的，棺材里躺着的爷爷不过是半路上杀出来的程咬金，而且一开始就蔑视她的喜怒哀乐，并把她的青春当旧物一样弃在脑后不闻不问，却一门心思地去讨取一个名叫赵红艳的女人的爱情。这让娣驰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并从年轻时候开始一直恨到现在。今天一大早娣驰就起床了，吃了几根面条和一个荷包蛋便弃下碗筷，睁着一双失落了什么的老兔子般猩红的眼睛这里看那里瞧，走来走去，临了，她迈到门外，两只聚满皱纹的兔子眼在朝晖中动也不动地盯着立在墙根的石碑，颇有几分怨恨。这块石碑刚刚凿完，上部打磨成光滑的弧形，两边凿了三道大小不一的半圆

槽，“丁黑牛父亲之墓”七个正楷大字骇然醒目。这墓碑上的名字似乎对谁都很陌生，但对于嫉驰，丁黑牛这个名字却如红蚂蚁似的啃噬着她的心并啃了整整半个世纪。“嫉驰昨晚还在梦里同这个死鬼吵架，”她站在碑石前自言自语，脸上爬满了蚯蚓样困苦的皱纹，“他揪住嫉驰的头发，把嫉驰推得一屁股坐在门坎上，还说：‘月梅……’你们的爷爷好狠呀。”“嫉驰，说这些废话干什么？”我打断她的叙述说，“你怕别人听见蛮好？”嫉驰觑我一眼，目光有点刀子的味道，令我一惊。“你爷爷是什么好东西？要你卫护他？”嫉驰有二十几年没同爷爷说过话了。夫妻俩隔一张门却仿佛远隔天涯。月梅，那是五十年前爷爷对嫉驰的昵称。

安葬完毕，嫉驰、叔叔、婶婶和堂妹轻快地朝来的路上走着。我和堂弟金万稍后走着，边打量着路旁的树木花草，呼吸着清新的橘花香气，边问他一些镇里的秘书工作。金万中等个儿，瘦且黑，一双不折不扣的三角眼睛有那么点阴郁，眼角却老粘着白眼屎。这是金万表示厌世的标志。金万极不愿把眼睛擦得雪亮地去看社会，因为有些能力比他差几倍的人居然也当镇长厂长什么的，这使他太过不得想了。他怕自己稍不留神就露出轻蔑的目光而得罪那些人，于是他宁可让眼屎糊住眼睛。“爷爷的棺材大得吓人，”我说，望了望浮在天空的白云，“刚才把那些抬棺材的人都累伤了。”“这是爷爷有福气。”金万瞥一眼我说。自从六二年爷爷做好那口大棺材就同嫉驰告别了。我不清楚是嫉驰不愿同爷爷住还是爷爷把嫉驰驱逐到了另一间狭窄的房间里，依我说是嫉驰害怕同爷爷住。那口棺材太威猛太吓人了，那么高那么长，黑森森的而且同床并排摆着，除了爷爷自己可以处之泰然，

让谁看着都怕。“现在总算完事了，”金万又说，瞧了眼路旁的几株树，“我昨晚还在想这么大的棺材怎么抬得动。”“抬棺材的人都累得麻花样的了，”我说，“爷爷守着他的棺材活了整整二十五年。”

爷爷在我们眼中是多余的人，小时候我们都不怎么同爷爷亲近，可以说二十年前我们就把爷爷当成了在坟墓里活着的死人。爷爷把进堂屋的门从里面堵死了，在另一边开了扇门，朝着灰暗破烂的小巷，自己做饭吃。爷爷房里一片黑色，床、柜、箱都是黑色，硕大的棺木更是黑得阴森，就连竹躺椅的扶手、凹枕和四条腿全都是黑色。爷爷总是把刷棺材后余下的油漆去漆所有的物件，包括木桶也被漆得黑亮亮的。我大约是六岁那年，有天出于一种什么新奇感，推开了爷爷那张半掩的油漆得乌黑的门，立即一颗心就蹿到了喉头。大棺材仿佛是张开口睡在那儿的活人，爷爷倒像个死人，躺在竹椅上，闭拢眼睛，两只大鼻孔里两撮灰鼻毛静静地伸出来对准我。“过来。”爷爷微微睁开眼睛瞅着我说。我当然就乖乖地走了拢去，紧张地瞪着他。爷爷抬起一只手爱抚了几下我的头和肩膀，“叫爷爷。”“爷爷。”我小声道。爷爷又摸了摸我的脸蛋，“嗯，听话。回你婊子那边去。”“看见你爷爷啦？”婊子盯住我问道。我说：“好大的棺材。”我的声音里裹着我的心跳。婊子见我吓成这等模样，脸立即就跌了下来，大声吼我：“你以后莫死过去！他就是躺在棺材里过日子的老野猪！你还过去，那口棺材里的鬼就会一口把你呷掉。”叔叔坐在一旁抽烟，一张猫记脸灰灰暗暗的，“到叔叔这里来。”他噗地吐口绿痰说。我当然就走了过去，望着他。叔叔冲我一笑，抬起那只刚刚抠脚去来的手摸着我的头，又嘿嘿嘿一笑：“不要怕，他是你爷爷。”叔叔也要我



少到“那边”去。“怕就莫去。”叔叔说。

## 2

叔叔这一世人是混不抽的，因为他娶了个不忠实于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把他的官运财运什么的统统克去了。这个女人真心诚意地盼望他早死，好得到解脱。“老子打死你这骚鳖！”叔叔常声若洪钟地吼道，吼声就跟打雷一样炸在屋顶上且飞向四面八方。我读小学时几次瞧见叔叔殴打婶婶，极凶，大有要她命的味道。婶婶自然是歇斯底里的尖哭，那哭声从窗户摔出去，同皮球一样滚得半条街都是，比叔叔的怒吼声还要惊天动地。婶婶曾私下对我母亲说她要不是地主的女儿就绝不会嫁这么个长着一张猫记脸的丑鬼。婶婶的皮肤相当白，如豆腐那么嫩，一张正宗的鸭蛋脸，那双乌亮的眼睛给人一种模糊而且美好的印象。叔叔从不打婶婶的脸，或许叔叔舍不得打那张娇美的鸭蛋脸，或许是不愿让别人看见她挨了打，总之，叔叔只拣婶婶的屁股、大腿、腰和背打。有一天傍晚，婶婶泪流满面地步入我的房间，当时母亲正绷着脸检查我的暑假作业。母亲见她哭着进来就弃下我而去安慰她，婶婶悲痛地搂起衬衣给我母亲看，只见她背上和奶子周围全是红一条紫一块的伤痕。“他好毒呢！”她愤恨地说，脸都气得变了形。

姨驰从不准我看叔叔殴打婶婶。“这是一对冤家，前世就结了仇。”姨驰瞧着我说，一双兔子眼硬生生地带着泥土味。我说：“怎么办呢？”姨驰阴沉着一张槐树皮样的脸瞪着我：“你不懂。”但只要姨驰不在家，我和金万当然就要想方设法去看，因为这很使我们焦虑和兴奋。尤其金万，他望着